

萬卷精華樓藏

山書齋



二十九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百二十五

靈石耿文光斗垣甫

集部二

別集類二十二

吳詩集覽二十卷

國朝吳偉業撰靳榮藩注

凌雲亭本 前有靳榮藩序王鳴盛序凡例目錄後有道光七年西韓霖圃胡柏齡跋

靳氏序曰吳詩於少陵爲近時出入於退之香山予字櫛句比取備遺忘蓋觀他書卽採錄以備此書之用此書之未解者又檢他書以收一經一緯之故

王氏序曰梅村祭酒詩衣被海內百餘年矣而未有注山右靳介人先生深於詩學遂爲注之覈其典故稽其出處參伍其平生行事師友淵源州次部居年經月緯久之成帙目曰集覽屬予爲序予論詩以多讀書爲勝本朝詩人讀書博隸事多者三家梅村阮亭竹垞是也惠定宇注阮亭詩久已膾炙人口今予門人范生洪鑄注竹垞詩成亦稱淹雅正

相於商榷開雕而介人之書適至從此三注並行嘉惠藝林詎淺渺哉

例曰梅村集以詩餘附之今仍其舊惟每卷分爲上下集於分體中自爲編年梅村早年名重復社中年以後爲藝林宿老集中所存大抵多中年以後之作篇目雖顧伊人等所編然必經梅村手定故詩有目不載者茲依原目序次其不載者另爲標識古詩排律分段處及律詩絕句篇尾略以鄙意疏通詩義注列於圈外評跋附於詩後集中累句爲指摘者亦復不少余於諸評毀譽兩存之至原板鏤校甚工或瀝漫及譌寫者亦附識焉是書同人所訂正者爲多凡十年而書成另有吳詩闕疑若干卷問世

胡氏跋曰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古黎蘄价人先生所刊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河南新蔡遷至直隸大名郡守公餘之暇手注此書成序目一卷集覽二十卷談藪一卷考據詳明誠善本也先生亡後板藏於古黎之凌雲亭今秋予爲檢閱而談藪數十片已軼餘尙未亡遂詳爲校對藏於長治之遇園以俟士君子揚印焉

洪氏曰吳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殊味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

杜之韋爲仄聲實非小失

錄於北
江詩話

吳梅村詩集箋注十八卷

國朝吳翌鳳撰

滄浪吟榭本 嘉慶甲戌嚴榮校刊有序首參校姓氏六十九人皆知名士次墓表陳廷敬撰次行狀門人顧湄撰次總目次提要次凡例各卷有目凡古詩七卷律詩九卷絕句二卷歌行尤所擅長古人詩集或分體或編年是集於分體之中仍寓編年之意蓋出於門弟子之手師承有自當不誣也

嚴氏序曰梅村詩集向無注本自黎城靳氏集覽出風行於世然瑣碎蕪雜詳略失宜且多穿鑿附會之處未爲善本吾友吳枚庵氏少歲卽爲是書作注及出游楚豫舟車所至携以自隨攷訂精密繁簡得當余嘗讀而善之比年游倦歸里而是書尙塵笥篋余惜其五十年之精力而未獲行於世也爲捐俸刻之蓋此書出而集覽可廢矣至梅村之詩指事類情無愧詩史世固有能論之者茲不更贅云

例曰原刻四十卷今但箋釋其詩靳氏集覽有可採者摘附數十條余家略有藏書兼復通假於人凡與本書有涉者隨時纂入頗有外間希見之本擬始於乾隆甲申乙酉至今閱五十年矣同時朋好互相叅閱具列於篇另標姓氏於卷首

案最著者如盧文弨王鳴盛鮑廷博吳騫洪亮吉石韞玉皆精雠校

開雕於嘉慶甲戌二月至歲暮畢工校讎再四

狀云梅村集四十卷春秋地里志十六卷春秋氏族志二十四卷綏寇紀略十二卷又樂府雜劇三卷

秀巖集三十一卷附衍囁語四卷絲系衍紀二卷

國朝胡世安撰

原本 前有順治丙戌朱之俊錢謙益劉宗正薛所蘊曹勳方拱乾柳寅東穆貞允八序又胡世安自序次逸目凡十六種存目凡十九種此本賦詩二十二卷文九卷末有康熙乙亥孫男蔚先跋自蜀罹冠燹集之僅存者百中一二原板久爲司閹盜典公之孫以重價購得力爲刷印布之於世其名秀巖者故廬所依止不忘本也衍囁語皆紀夢詩前有劉養貞柳宣二序門人曹溶跋菊潭自跋絲系衍紀記琵琶制度聲調雜述故事及詩賦次筆次篋篋無序跋

錢氏序曰余觀全蜀藝文志自漢之長卿淵雲以迄宋之眉山古今文章之變備於蜀矣昭代正嘉以來蜀之文人有三楊用脩之淵博熊叔仁之奧古趙孟靜之閎肆掉鞅詞場三分鼎立蓋又百餘年而菊潭先生始出遠則規摹漢代近則包舉三氏汪洋浩瀚其書滿家全集俱在可覆視也而余竊闕其指意則在乎子瞻孟靜之間何也古今不相及久

矣其所以俛仰警咳千古一室者有神以行乎其間而非其駢枝儷葉之謂也子虛上林之恢奇兩赤壁之平易文從字順易地皆然世之論者或尊古而卑今或捨艱而趨易皆目論也子瞻之文小言長語游戲翰墨子雲之逐貧子淵之僮約嘻笑怒罵無所不有論世務則發揮賈陸之體要譚道理則傾倒孔釋之祕藏縱橫下上橫豎鉤貫則亦風會使然而非其有意爲之也唯孟靜能師法子瞻唯菊潭能步武孟靜其詩與文結構不同意匠各別閉門造車不出於眉山之轍跡一也若夫援据百家極命庶物楔帖考訂南邨讓其精異魚圖贊景純遜其博此則兼楊熊二氏之長孟靜或未免左次者也先生全集久闕篋衍松陵雷令君得其副墨梓以行世以余爲知文者也俾爲其序

湯子遺書十卷附錄一卷

國朝湯斌撰

樹德堂本 乾隆癸未門人王廷燦校刊首御祭文湯子遺像并贊本傳又文正公傳閭興邦序彭定求節要序徐鉉毛奇齡宋犖序鄒升恒跋目錄爲王廷燦所編有序湯公諱斌字孔伯一字荆峴河南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官至工部尙書薨於位年六十一乾隆元年賜諡文正道光三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公與陸清獻公俱號醇儒清獻之學篤守程

朱攻陸王不遺餘力公之學源出夏峰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而同歸所著洛學編睢州志潛菴語錄明史稿詩文集公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公以詩賦入高等亦講學家所希有矣

毛氏序曰似齋輯其書復爲編類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而總附年譜誌狀於其末

王氏序曰丁卯冬先生薨於位友人田簣山評其遺稿刻於中州彭少司成又刻節要於吳門門人蔡彬與其宗人九霞謀刻全集惜未梓完爍搜輯遺文益所未備編爲十卷顏曰湯子遺書從九霞之舊也

傳曰公所著文集五卷奏疏二卷明史稿二十卷洛學編二卷陝西公移三卷江西公移二卷蘇松示諭三卷行於世

文光案湯文正公全集三十七卷近有通行之本凡四函輿此本不同田本彭本俱未之見國初詩文集刊本猶沿明人之習多加評語殊屬不雅想田本亦然而此本獨否莊重多矣

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

少年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足也

范忠貞公集十卷

國朝范承謨撰

范氏家藏本 公弟承勳等男時崇校刊前有康熙丁巳清苑郭棻序次茗水費之達序弟承勳跋第一卷與八九十卷爲外著傳記挽詩祭文之類自著六卷凡奏議二卷吾廬存稿一卷百苦吟一卷畫壁遺稿一卷雜著一卷內有詞六首清苑劉可書彙編畫壁詩吳震方刻入說鈴尤爲人所傳誦

忠貞傳云公字觀公號螺山文肅公仲子也年十七充侍衛順治八年辛卯應制科登賢書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康熙六年巡撫浙江壬子總督福建軍務閩藩耿精忠陰同三桂逆謀公抗節不屈賊拘之隘室防卒百十禁家人不得相通問幽繫七百餘日罵詈之餘間作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炭畫壁上得詩若干首復爲文自叙其生平大槩云丙辰九月十六夜遇害一時同死者五十三人有泰寧人許鼎義公陰左右之片紙

隻字悉爲收藏賊焚公屍棄之山野鼎覓燼骸明年負至京師精忠伏誅公子時崇寸磔其肉取心告公

兼濟堂集二十四卷

國朝魏裔介撰

原本 前有吳偉業陳玉璫曹禾序次崑林小品嚴正矩序又曹禾序次門人柳自植序陳爌序次林下集自序次二刻自序胡在洛序文內奏疏三卷聖學知統錄二卷鑑語經世編三卷選集刻於江南崑林小品刻於京師皆友人所刻自刻林下集並雜著諸書集本互有不同詩八卷未見吳序云其學以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著詩文甚多彭子士報擇其尤要者綴諸梓此本有評點不善公字石生號貞庵一號崑林直隸柏鄉人諡文毅所著書甚多刻本集前又詳見先正事略公與敏果公同姓同順治三年進士同選庶吉士同七十一歲同理學名臣

寒松堂集十二卷

國朝魏象樞撰

選本 康熙戊午年校刊全集近百卷刻時未及翦裁公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

官至刑部尙書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爲本朝直臣之冠其講學篤實醇正與孫夏峰李二曲及湯陸諸公遺書往復文章樸直如其爲人

尋孔顏樂處解曰孔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顏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思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孟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仰不愧俯不忤從何尋曰集義尋孔顏樂處一語先儒言之後學聞之其深造而自得者多矣予淺學也竊謂舍功而問效如舍舟而渡水舍梯而登屋終日尋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也不若溯流窮源直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由孔顏而推及思孟大抵同然由思孟而推及此心豈有異乎請質之高明

文光案此解以樂爲效驗以下學克己居易集義爲尋樂之門徑下手之工夫如此是樂不必尋且學聖賢學成聖賢自有樂地門面語也凡說理之書宜四面八方無所礙滯否則未能純粹也環溪先生學最篤實此解亦人所共誦然細爲尋繹語病甚多此樂字原無二義尋得孔之樂即可知顏之樂尋得顏之樂亦可知孔之樂境相同樂相同也此語出自夫子因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乃人所甚不樂者從不樂中說出樂字一

自道一贊顏非教人以學此樂也今尋孔樂曰下學尋顏樂曰克己豈下學不能尋顏之樂克己不能尋孔之樂乎固不然矣忽於題外添出思孟二樂配合成文節外生枝且從來無是說也若謂孟子之樂是集義所生然則其爲樂也至大至剛乎是又不然矣合四項而論聖賢各有其樂本源不相貫通就一項而論樂既各有本源說來仍不切當不怨不尤與樂字近與下學是兩事非因不怨不尤而下學亦非因下學而不怨不尤也況夫子之所以爲聖無一不本之下學則下學非獨爲樂之本源也不遷不貳與克己近與樂字遠惟不陵不援與居易是一事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子思之樂也吾於子思又得二語不愧不作的確是樂然未必爲集義所生所謂八面不能靈通透關而處處不免於礙滯者此也其文亦甚拗既曰樂處不能得又曰得二語既得矣可以不尋又曰從何尋其意在既得其效又當尋其本源然所得二語非效非本所謂本者皆不切當下學爲作聖之本克己爲復禮之本集義爲養氣之本是誠允當矣以爲樂之本恐不然也其章法二句是效二字是本然不陵不援與居易難分功效其粗疏有如此者末云由孔顏而推之思孟大抵同然既然相同何以工夫又異其矛盾有如此者又云由思孟而推及此心豈有異乎所謂無異者亦是同然同然者不知所謂

其費解有如此者下學當從何處入否則走錯路頭克己亦有下手工夫居易亦當尋其本源集義尤宜明白義字否則恐以不義爲義尋樂尋出此四項工夫而四項又各有下手工夫則尋樂又尋到別處矣其支離有如此者樂者情也情不可學周子所云尋樂意不在於學樂也今溯流窮源樂出下手工夫與夫子之意不合與蓮溪之言亦不合其誤解有如此者愚非好與先儒爲難者惟心有所疑未能釋然因誌之以質高明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非聖賢乎曰聖賢也然則聖賢有憂而無樂矣何以有尋孔顏樂處之說解者曰先憂後樂者行義以達其道也有樂無憂者隱居以求其志也夫志曰其志道曰其道則有其志有其道者自有其樂矣然不曰尋孔顏之志尋孔顏之道而必曰尋孔顏之樂者何也曰處順境者易於樂處困境者難於樂貧而樂夫子之言也因夫子有是言故使學者尋是樂謂之樂志不可謂之樂道不可謂之樂貧更不可求其說而不得遂有索之高遠者豈高遠可樂非高遠不樂乎又有探之幽渺者豈幽渺有樂非幽渺無樂乎是大不然矣於是有反其說者尋孔樂曰下學尋顏樂曰克己以此爲至近至切返諸本原之地而得之矣然其說亦未安夫樂者情

也情可學乎夫子之爲是言也一自道一贊顏豈教人以學此樂乎前人舍功而言效後人舍效而言功似乎樂可不必尋而所尋者非所樂矣必聖之至然後可知孔之樂必賢之至然後可知顏之樂然則孔顏之樂終不可尋乎曰非也見淺者言淺見深者言深莫不有孔顏之道焉然入理深者能言淺入理淺者好言深深不可測試言其淺由淺而深是之謂尋人身有何不快其不快者疾病纏之也人心有何不快其不快者嗜慾擾之也誠意者求自慊慊快也足也快足則樂其不樂者不快足也故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今人之憂貧也甚於憂病病可治而貧不可醫也使其疾貧之心轉而爲疾惡之心其寡過矣乎然而不能也此私之第一難克者故尋孔顏之樂宜於苦境中求之而舍境以言樂者泛矣難者曰安貧樂道史不絕書高隱之士無不能之此豈獨絕之詣乎曰安貧者無能聖故多能不知其貧也守道者不化聖大而化無所謂道也彼逸民者高則高矣非日月也潛則潛矣非龍德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夫子之自言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亦夫子之自言也夫不悶則樂悶則不樂不悔則樂悔則不樂非盛德之至豈能免於悶悔乎故曰唯聖者能之夫情之生也根於性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舍性以言情未許尋孔顏之樂也然索之幽微者近於禪之定求之高遠者亦不知聖之神貧一境也樂亦一境也貧而好樂小成也安於小成者類能之樂而忘貧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故惟聖人能之顏子幾於聖人亦能之子貢不能矣知子貢之不能樂然後可以尋孔顏之樂問者曰子貢之所不能下於子貢者反能之豈高隱之流果賢於子貢乎曰子貢之才足以有爲使其困阨則不樂矣其異於隱逸者體用兼備非有體而無用者也其不及孔顏者用之則行舍之不能藏也知子貢之不能藏然後可以尋孔顏之樂難者曰尋孔顏樂處二程子無說朱子亦未暢發其說餘論紛紛幾成疑案思之既久百無一當言孔顏是矣與樂不合言樂是矣與貧不合言貧而樂是矣又與孔顏不合果何如而確當乎曰尋孔顏樂處處字當玩味夫樂者衆人之所同也處者聖人之所異也登峰造極之處有樂境焉得其樂者固不乏人然天縱之聖困於疏水王佐之才終於陋巷皆千古一人也人爲千古獨絕之人樂亦爲千古獨絕之樂貧固無關於樂樂亦何妨於貧無是貧無是樂也接輿有狂歌之樂沮溺有耦耕之樂樂則樂矣未必知孔顏之樂也朋來有教育之樂樂之實有手舞足蹈之樂樂亦樂矣未必盡孔顏之樂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己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爲舒爲暢與時偕行其樂也固至中之性發而爲至和之情也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無以名之曰樂而已矣禹湯文武之功烈臯變稷契之勳猷舍則藏之聖人之能事也而發散在外有不能藏者樂是也此豈貧之所能累哉然不貧可以驗行之樂惟貧可以得藏之樂藏之樂羣聖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夫矣哉孔顏之樂乎此有樂無憂樂在於一己者也堯典曰光被四表曰九族既睦曰協和萬邦何一非中和之氣所蘊釀而成者此先憂後樂樂著於天下者也

春風中坐了一日其和可知其樂可知記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周子於欲盡理純之候有此樂境故示人以尋樂然此可以語上智未可以語下學下學只可格物致知幼讀賢哉章朱注其字當玩味玩之十年茫然不解所樂何事後遍觀諸儒尋樂之說雖略有所會終不快意因作是解暢所欲言當與否不能自知也

馮氏小集三卷鈍吟集三卷別集一卷餘集一卷遊仙詩一卷集外詩一卷樂府

一卷文稿一卷

原本 此本爲牧齋所編同人所刻前有錢氏序紛欣閣叢書刻遊仙詩二卷無序跋

杭氏曰臧進士謗言德清人每爲二馮左袒予跋其才調集點本後云固哉馮叟之言詩也承轉開合提唱不已乃村夫子長技緣情綺靡甯或在斯古人容有細心通才必不爲此迂右西崑而黜西江夫西崑沿於晚唐西江盛於南宋今將禁晉魏之不爲齊梁禁齊梁之不爲開元大歷此必不得之數風會流轉人聲因之合三千年之人爲一朝之詩有是乎二馮可謂能持詩之正未可謂遂盡其變者也益都趙秋谷吳門何屺嶠皆崇尚其說而并好其詩鈍吟小集諸刻幾庶冬郎語乎李杜之光燄韓孟之崛奇概乎未有聞焉秋谷談龍敢於集矢新城至鈍吟竟欲範金事之豈昌歆羊棗性各有所偏嗜耶

錄於榕城詩話

文光案才調集十卷唐韋穀所編有汲古閣本漁洋才調集選二卷見王氏合集紀氏

刪正二馮評點才調集二卷有鏡烟堂本二馮評點才調集原本未見

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

國朝顧炎武撰

遂初堂本 詩文有目錄無序跋首一篇爲北岳辨此辨恆山志所載甚詳當時或未之

見遂有是作竟如蛇足

正德之末惟王府官司及建甯書坊乃有刻本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雖有刻者非好古家不蓄寒家有書六七千卷倭入江東焚無子遺先曾祖歷官侍郎晚年所得之書過於其舊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變後散亡什之六七以遊四方又別有所得合先世所藏尙不下二三千卷以選擇之精較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又抄寫之本別貯二簏先祖曰著書不如抄書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見之博必不及古人也惟讀書而已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亡之餘猶數十帙也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以前人之書改爲自作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文光案著書不知體要不能成書鈔書無學問則重見疊出顧此失彼甯人學博而能貫故日知錄所記每事必核其始末考其同異且屢經改定而後成書所以精當確切難與比倫錢竹汀養新錄已不及矣若王棠之知新錄本欲上擬日知然無甯人之學亦不能解甯人之意不足觀已凡鈔古書宜求實用或有關經術或足補史逸修己利物之方經世治人之法以及典章制度皆在所要其次古音古字罕見罕聞詩文之訣